

杨树达《虚词释要》讲义探析

侯 倩

内容摘要:杨树达任职清华学校时期的讲义《虚词释要》是《词诠》的前身,该稿本素未被学界所关注,故而有研究介绍之必要。通过对杨树达日记、回忆录等文献的考证,可以勾勒《虚词释要》的学术背景和成书旨趣。与《虚词释要》相比,《词诠》在体例上有很大改进,增注了词类和词位;《词诠》重视语法作用的说明,且对古代特殊的语法现象随宜指出;在讲义的基础上,《词诠》于词下义项或增补,或删除,或抽换例句,并统一进行了书面语雅化。《虚词释要》是《词诠》成书史的重要一环,有助于研究杨树达在虚词领域学术思想与方法的演进。

关键词:杨树达 《虚词释要》 《词诠》 清华学校 虚词

杨树达先生的《词诠》,是现代学术框架下的古汉语虚词研究的经典著述,也是我国“第一部文法训诂相结合的文言虚词工具书”^①。该书由商务印书馆排印于1928年,出版后引起学界很大反响,连一向孤傲的黄侃也“索赠此书”,且评价曰“不失为雅言”^②。《词诠》在整体把握古人虚词研究的基础上,密切关注时人的研究成果^③,从而建构出了独立的虚词研究体系。

目前学界关于杨树达《词诠》的研究,皆依据其付刊定本,并且多关注其学术体系,对其成书过程则很少论及。此外,学界研究也从未提及杨氏在清华学校(国立清华大学前身)国文系期间便以初稿授课,课程名“古书词例”,并有讲义传世。笔者在进行虚词研究史梳理的时候,于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

①汤可敬:《〈词诠〉述评》,载《杨树达诞辰百周年纪念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94页。

②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一九三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2页。

③历代研究专书如元卢以纬《助语辞》、清袁仁林《虚字说》、刘淇《助字辨略》、王引之《经传释词》等。时人研究比如童斐的《虚字易解》,后文将述及。《词诠》引用了六十多种字典辞书及传注笺疏的训释,点明采纳了王念孙等十多位大家的说法。见王术加、范进军:《词诠校注》前言,岳麓书社,1996年,第3页。

中心查阅到一份清华学校时期国文系的课程讲义,题作《虚词释要》,该册系杨树达“古书词例”的课程讲义,从中可以窥见《词诠》前身的多种学术信息。

一、《虚词释要》介绍

《虚词释要》讲义稿成于1926、1927年间,此时距清华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以及《词诠》的正式出版皆是仅剩一年多的时间。查清华校史,1927年《清华大学一览》载有《学程大纲》及各系专修课程与教师名录,杨树达被聘于国文学系,其中《国文学系学程》之第二年即有“必修:古书词例及校读法6(杨树达)”^①。“古书词例”正是杨树达在清华学校到国立清华大学期间讲授虚词课程的通用名。而“校读法”全名“古书校读法”,实际当是和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类似性质的课程。到了1930年,古书词例和校读法分成了两门课,据黄延复考证,本年杨树达开课有“文、古书词例、古书校读法、目录学、文学专家研究”^②。可见“古书词例”一直是杨树达在清华开设的重点课程。

《虚词释要》用笺为“清华学校”专用稿纸,线装装订,半叶8行,行20字,共80叶160面。书口上方标有虚词条目,书口下方印有校名,校名之上手写页码。该讲义系以毛笔小楷抄成,书法工整清秀,题下注曰“熙录”。据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一九二八年三月自述:“余在清华,兼任旧制及新制课程。旧制乃毕业后即往美国留学者,于国文一科不甚注意。”^③可知当时授课为清华学校学生公选,故很难查考出此名“熙”者究属何人^④。今根据卷首引言曰:

段玉裁云,古有实字而无虚字,后世之虚字皆借实字为之也。借实字而为虚字,文之道远乎哉?实字主乎义,虚字主乎声。行乎气,传乎神,妙乎其为言,非虚实兼备,不足以文也。夫实字所以别事物之名称,形事物之情态,究其体用,尚非艰难。至于虚字,则自三代两汉以还,纷更错杂,经纬万端,类而释之,未可骤几,择其要者,例举以明,俾克臻于实用,则兹编之意也。授之诸君,以待硕学君子指其阙漏,可乎?^⑤

通过引言末“授之诸君”一语,可以确定这是出自杨树达的语气,即杨树达为上课准备的讲义稿,而不是学生的听课笔记。并且此引言文笔典雅,显然是精心结撰而成,实际是杨树达的一篇佚文。

详按《虚词释要》的体例,以平上去入四声为分类标准,共收录了虚字74

①齐家瑩编撰,孙敦恒审校:《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8-49页。

②黄延复:《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0页。

③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一九二八”,第24页。

④查1926至1928年清华学校时期,清华初设中文系本科及研究生招生,人数甚少,如1930年应届毕业生仅陈光祖、萧涤非二人,故知此名“熙”者非中文系学生。其他专业在校生成名“熙”者有多人,尚无法确指究属何人协助杨树达誊清的讲义。

⑤《虚词释要》引言,第1a-1b页。

个,通假字合并为一个,稿末且附有《双声叠韵释略》《三十六字母》《省文合文释略》三篇短札。《虚词释要》标页码方式同于刻本古籍,唯于正反两面书口标一、二、三等页码,故下文引证,于正反面用a、b分别标识。今将《虚词释要》结构列表如下,由此可以对讲义体例有一整体的把握:

引言,1ab 页									
上平声第一		下平声第二		上声第三		去声第四		入声第五	
之	1b-2ab	然	13ab	是	27ab	用	43ab	独	54ab
而	3ab	焉	14ab	尔	28ab	啻(翅)	44a	复	55a
其	4ab	何	15a	耳	29a	自	44b-45a	孰	56a
为	5ab-6a	耶	16ab	以	30ab-31a	为	46ab	足	57a
与(欤)	6b	当	17a	已	32ab-33a	谓	47ab	不	58ab
诸	7ab	将	18ab	矣	33b	诂	48a	一(壹)	59ab
如	8ab	宁	19ab	岂	34a	故	49ab-50a	聿	60a
夫	9ab	曾	20ab	与	35ab	固	51a	勿	60b
乎	10ab	能	21ab	所	36ab	顾	52ab	讫	61a
哉	11a	犹	22ab	乃(迺)	37ab	第	53a	粤	61b
爰	12a	由	23ab	矧	38a			越	62ab
		繇	24a	可	39ab			曰	63ab
		猷	25a	也	40ab			曷(害)	64ab
		尤	26a	有	41a			末	65ab
				苟	42ab			若	66a-68a
								薄	69a
								亦	69b
								适	70ab
								直	71a
								即	72a-73a
								则	74ab
								或	75ab
								及	76a
								盍	77a
附录:双声叠韵释略;三十六字母;省文合文释略									

二、《虚词释要》的学术背景

从1926年6月30日辞去北师大国文系代主任而受聘清华学校^①,到1937年返回长沙执教湖南大学^②,杨树达在清华国文系执教长达十年之久。在此时期,杨树达先后出版了著名的“文法三书”,分别是《词诠》(1928)、《高等国文法》(1930)、《马氏文通刊误》(1931)^③,这也是奠定杨树达在语言学界地位的著作。

据《清华大学校史稿》总结,包括杨树达在内,民国学者的著述有一个传统,即“每开出一门课即将讲义整理出版,如《汉代婚丧礼俗考》(1933)、《中国修辞学》(1933)、《汉书窥管》、《淮南子证闻》等”^④。其实,前揭之外,杨树达的《词诠》《高等国文法》的成书也是这一传统的产物。王玉堂《杨树达先生事略》称:“1922年,先生于教文法之同时,即开始撰《词诠》,以词为纲,以与按文法系统为纲之《高等国文法》相辅而行。此书体例类似王引之《经传释词》,但性质不同。《释词》寓文法于训诂,而《词诠》据训诂而讲文法。汉语以虚词作为语法手段,《词诠》就突出地揭示了汉语的这一特点。”^⑤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回忆自己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始写《词诠》”^⑥,这与杨树达日记所记完全吻合。据白吉庵整理本,其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五日即开始动笔“写《词诠》”^⑦,一九二二年九月一日又云:“晨取《经传释词》作材料,编常用词汇解(即《词诠》)。”^⑧同月三日:“晨编《词诠》‘用’字。”^⑨也就是说,在一九二二年,杨树达正式拟定了《词诠》书名,并开始着手编写。

前引王玉堂《事略》没有提及杨树达为什么拟意要撰写《词诠》,实际上,在杨树达日记和回忆录中也有明确的记载。查杨树达《积微居日记》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二日:

午后,阅《虚字易解》,童君此书甚有研究,时多极有心得之语,惜其于文法尚多不能透彻^⑩之处。余拟仿其例为字释一书。因数《助字辨略》所载之字,凡四百七十馀字。王氏《释词》,以意义为序,刘氏《辨略》,以韵分

①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一九二六年六月卅日:“应清华大学之聘。”又九月七日:“赴清华大学就职,始识朱佩弦(自清)。”并见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一九二六,第20页。

②齐家莹编撰,孙敦恒审校:《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第37页。

③在清华任教时期,杨树达尚有多部古籍斟理著作,例如《周易古义》(1928)、《论语古义》(1933)、《群书检目》(1933)等。

④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第二编,中华书局,1981年,第162页。

⑤王玉堂:《杨树达先生事略》,载《杨树达诞辰百周年纪念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304页。

⑥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一九二二”,第11页。

⑦白吉庵:《杨树达〈积微居日记〉(节录)》,《文献》1985年第3期,第128页。

⑧白吉庵:《杨树达〈积微居日记〉节录(下)》,《文献》1987年第3期,第250页。

⑨白吉庵:《杨树达〈积微居日记〉节录(下)》,第250页。

⑩“透彻”,整理本如此,今通作“透彻”。

类,余则以声分类,声之标准即用国音字母,例只限于文言,不及口语。^①

由此可见,杨树达之所以要撰写《词诠》,很大程度是受了童斐《虚字易解》的启发^②,并且此时尚无“词诠”之名,杨树达只是笼统地说要“仿其例为字释一书”。本条资料十分重要,一来透露出了杨树达《词诠》撰写的灵感来源,即童斐的《虚字易解》一书,此时杨氏尚任教于北京第一师范;二来梳理了杨氏虚词著作的本意及撰写义例,藉此我们应当尤其关注王引之《经传释词》、刘淇《助字辨略》对杨树达虚词研究的影响^③。

之后的一段时间,杨树达对童斐《虚字易解》颇为关注,比如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三日的日记:“晨阅《虚字易解》。”^④从此之后,杨氏已经开始留心对虚词资料的收集,《积微居日记》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九日载:“读《尚书》经文,寻‘于’作‘以’用之例,得二事:一,《尧典》‘舜让于德’;一,《盘庚》‘告汝于难’。”^⑤今按杨树达《词诠》,卷九“于”条(二)曰:“介词,用同‘以’。”所引例证便有日记所录两条,另增《尚书》《左传》等六条。^⑥

这一时期,杨树达也开始了虚词基础文献的研究工作,日记中记载“阅《经传释词》”事即有多处,一九二一年的四月三十日以及十月二日,一九二二年十月廿五日读《经传释词》时且为“加新标点符号”^⑦。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又“编《助字辨略》各字于四百余音表”^⑧。又《积微翁回忆录》一九二五年三月条:“撰刘武仲先生《助字辨略》跋。三弟重刻此书,不日刻成也。”^⑨据杨树达自述,其三弟欲刻书,问以何种为先,杨树达“为言刘氏《助字辨略》及俞樾《古书疑义举例》”。^⑩可见,这一时期杨树达的很多学术活动都与虚词研究有关。

同时,杨树达也开始了散点的虚词整理,据《积微居日记》,一九二一年十月二日,“午后,阅《经传释词》,编《文法要论介词目录》”^⑪,而次日清晨即“编文法介词繇、由、犹一条”^⑫。而在清华学校讲义《虚词释要》中,这三个词也一起排在“下平声第二”之末,并续添了“猷”“尤”两条^⑬。在杨树达整理虚词的过程中,还发生

①白吉庵:《杨树达〈积微居日记〉(节录)》,第117页。

②童斐:《虚字易解》,商务印书馆,1919年。

③需要注意的是,“仿其例为字释一书”一处的“字释”不能标作书名,盖其研究立意,在于虚词,准文言通例,不应称“字”而当称“词”,白吉庵标点未加书名号,很有见地。

④白吉庵:《杨树达〈积微居日记〉(节录)》,第117页。

⑤白吉庵:《杨树达〈积微居日记〉(节录)》,第119页。

⑥杨树达:《词诠》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82页。

⑦白吉庵:《杨树达〈积微居日记〉节录(上)》,《文献》1987年第2期,第263页。

⑧白吉庵:《杨树达〈积微居日记〉(节录)》,第127页。

⑨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一九二四”,第17页。

⑩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一九二五”,第18页。

⑪白吉庵:《杨树达〈积微居日记〉(节录)》,第123页。

⑫白吉庵:《杨树达〈积微居日记〉(节录)》,第123页。

⑬《虚词释要》,第22a-26a页。

过一个插曲,《积微翁回忆录》一九二四年十月条曰:“排比《词詮》。此书久未续撰,然朋辈皆知余有此书也。近有一治文法之友人,为一相类似之书,其材料全取自余《国文法讲义》。余一日往访,偶然遇之;心讶之,不能言也。念非急成此书不可。故继续排比之,一面以当速成此书告知此友。此友覆书云并非作此。其实彼数月前即曾示意于余,余未警觉耳。由今观之,此书之有无何足深论,但此君欲因人成事,颇可笑耳。”^①据此可见,对友人有可能抢先发表成果的顾虑,也是杨树达就职清华学校后专门研究虚词并借此内容开课的动力之一。

三、《虚词释要》与《词詮》的关系

单从词条的数量来看,也可对《词詮》系《虚词释要》的扩展版有一个直观的印象。《虚词释要》收词仅74个,而《词詮》则多达484个。可见,作为讲义,《虚词释要》带有某种选讲的属性,而这一选讲中的部分词条,偶尔在《词詮》的细化区分中被分作了两条,这也是《词詮》条目众多的原因之一。例如,《虚词释要》将“曷”和“害”归并一条讨论^②,而《词詮》则于卷三析分成了“曷”“害”两条^③。

杨树达在语言文字之学上运用归纳法,有内在的自觉意识。杨氏早在一九二一年授国语法课程时,便在日记中写道:“授国语法二小时,前用演绎法教授,今改用归纳法,即多举例,于各例中归纳一种词类出来,听者当较有兴味。”^④其实《词詮》的义项析分所依据的大量例证,也是典型的归纳法研究。相比较而言,《虚词释要》的体例比较简洁明晰,每一个义项下只录一条例证。作为讲义,《虚词释要》只需要通过一条例证将问题讲清楚,并不需要烦琐地相互印证。有鉴于此,本节不准备比较《词詮》较《虚词释要》多出的例证,而是重点观察《词詮》在体例上有哪些改进,在义项分析上有哪些调整,有哪些内容是《虚词释要》原有而被《词詮》删落的。

1. 体例改进

《词詮》义项分类有的完全与《虚词释要》相同,只保存了体例上的变化,比如《虚词释要》下平声“释繇”曰:

释繇

繇之义有同于自也。(与由通)

(例)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史记·文帝纪》

繇之义有同于于也。(与由通)

(例)今天下不幸有事,郡县诸侯未有奋繇直道者也。《汉书·卜式传》^⑤

《词詮》的解释如下:

①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一九二四”,第16页。

②《虚词释要》,第64ab页。

③杨树达:《词詮》卷三,第100、101页。

④白吉庵:《杨树达〈积微居日记〉(节录)》,第117页。

⑤《虚词释要》,第24a页。

繇(一又.)

(一)介词,与“由”同,自也。◎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史记·文帝纪》◎繇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汉书·游侠传序》◎非明王在上,视之以好恶,齐之以礼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又

(二)介词,《尔雅·释诂》云:“繇,于也。”◎王若曰:“大诰繇尔多邦。”马融本《书·大诰》◎今天下不幸有事,郡县诸侯未有奋繇直道者也。《汉书·卜式传》按臣瓚云:“言未有奋厉于正直之道也。”^①

两者相较,可以看出《词诠》与《虚词释要》所解析之义项完全相同,且《虚词释要》所据两例,也全部见于《词诠》中。类似释词,还见于“释由”“释猷”“释尤”等处。两书唯有差别就是《词诠》举例更多,比如同为释“尤”,《虚词释要》只举《史记·甘茂传》一例^②,而《词诠》举此例外,尚有《史记》他处例证9条^③。不过,尽管所分义项相同,但《词诠》会根据义项的重要程度进行重新调整,《虚词释要》释“即”字分“为(是)、便、或、就、则、若、当”七个义项^④,《词诠》全同,唯将“当”的义项提前到第二位,并加按语曰:“按‘即日’犹今言‘当日’。”^⑤

从体例上看,《词诠》较《虚词释要》有三点较大的调整。其一,《虚词释要》按四声分类,详见前文列表;《词诠》则依当时通行的国音字母声母分类,ㄅ、ㄆ、ㄇ、ㄌ(即今之b、p、m、f)等等,共分十卷。其二,《虚词释要》每一义项前没有词性分析,而《词诠》则“首别其词类,次释其义训,再举例以明之”,“以字为头,以词为纲,以义为目”^⑥,重点标明词类和词位,先标出动、形、副、介、连、助、叹等词性,然后再解说义项。同时,《词诠》重视语法作用的说明,并且对古代特殊的语法现象随宜指出。其三,对于义项的解说,《虚词释要》通行格式为“△之义有同于△也”,并不注明训诂依据。《词诠》则在这方面作了补充,比如“犹”字,《虚词释要》第二义项曰“犹之义有同于尚也”^⑦,而《词诠》则改作“《礼记·檀弓》注云:‘犹,尚也。’与今语‘还’同。凡已过之境有稽留,或馀势未能即消时用之”^⑧。对“犹”作“尚”义的使用情境作了进一步描写。

2. 义项增补与合并

将《词诠》与《虚词释要》相比较,一个普遍的规律是在很多虚词的解释上,《词诠》较《虚词释要》的义项有所增补。由于《虚词释要》授课在前,而《词诠》

①杨树达:《词诠》卷七,第340、341页。

②《虚词释要》,第26a页。

③杨树达:《词诠》卷七,第341页。

④《虚词释要》,第72a-73a页。

⑤杨树达:《词诠》卷六,第255页。

⑥范忠程:《杨树达先生学术成就述论》,见氏著《近代湖南与近代中国文史论集》,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50-251页。

⑦《虚词释要》,第22a页。

⑧杨树达:《词诠》卷七,第337页。

成书在后,后者内容更为丰富也是自然而然的现象。比如“及”字,《虚词释要》只析分了“至”“与”两个义项^①,而《词诠》于两义项之外,又新增了“涉及”“追及在前者”“趁”等义项^②,解释也更加详细。类似例证如“则”字由七个义项增多到十一个,“直”字增补“特也,与口语‘特地’同”一义^③,这些都可以互相参证。

《词诠》义项的增补,有一部分来自于对《虚词释要》所分义项的再细分,其中释“亦”字是比较典型的一例。《虚词释要》释“亦”第三义项曰“语助也”,并引《诗经》“亦既见止,亦既覯止,我心则降”为证^④。至《词诠》则细分为语首助词和语中助词两个义项,语首助词即《虚词释要》所举《诗经》例,而语中助词又补《尚书·盘庚》“予亦拙谋作乃逸”等四例^⑤。这一细分是根据虚词在句中所处的位置。有时杨树达又会根据虚词的词性进行再细分,比如“若”字,《虚词释要》第一义项只是说“若之义有同于顺也”,并举《左传》“不逢不若”和《尚书》“钦若昊天”为证^⑥;《词诠》则细分为两个义项:“表态形容词,顺也”,举《左传》“不逢不若”例,“外动词,亦顺也”,举《尚书》“钦若昊天”例^⑦。从这些例子来看,杨树达在《词诠》中加入词性分析这一体例,对每个虚词的义项细分有很大的帮助。原先在《虚词释要》中因无同义字对释而无法呈现的义项,便可仅以词性分析的形式呈现。《虚词释要》于“未”字列“无、晚、未、勿”四个义项^⑧,而《词诠》便可增加“形容词、无指指示代名词、语首助词”三个抽象的义项^⑨。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词诠》处处比《虚词释要》分得要细。有的情况下,《词诠》会将《虚词释要》细分的义项进行合并,比如去声“用”字,《虚词释要》将“由也”“因也”分为两个义项,《词诠》则因其同为介词属性归并为一:“介词,由也,因也。”^⑩此类归并在《虚词释要》中也可见到多例。

3. 义项删除

《词诠》对《虚词释要》所分义项有疑误之处,会直接删除。例如“或”字,《虚词释要》析分了5个义项^⑪,其中4个在《词诠》中得到沿承,而第四义项“或之义有同于谁也。例:今此下民,或敢侮予《诗》”在《词诠》中被删除^⑫。究其原因,杨树达将《诗经》中“或敢侮予”之“或”解作“谁”,很可能是依据《孟子·公孙

①《虚词释要》,第76a页。

②杨树达:《词诠》卷四,第120、121页。

③杨树达:《词诠》卷五,第169页。

④《虚词释要》,第69b页。

⑤杨树达:《词诠》卷七,第323页。

⑥《虚词释要》,第66a页。

⑦杨树达:《词诠》卷五,第219页。

⑧《虚词释要》,第65ab页。

⑨杨树达:《词诠》卷一,第18、19页。

⑩杨树达:《词诠》卷九,第402页。

⑪《虚词释要》,第75ab页。

⑫杨树达:《词诠》卷三,第111-112页。

丑上》所引:“《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①但倘单列这一义项,则仅有一条孤证可据,杨树达可能出于谨慎起见,遂将此义项删除。

4. 义项保留而例句抽换

《虚词释要》于“释能”共析分了五条义项,其中第五条曰“能之义有同于乃也”,并举《史记·淮阴侯列传》“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能,千里袭我,亦以罢极”以为证^②。但在《词诠》中,杨树达先解释了“能”释作“乃”的根据:“王念孙云:‘能字古读若耐,声与乃相近,故义亦同。’”并举了先秦文献多例,其中如《管子·权修》“二者不失,则民能可得而官也”极为贴切^③。相比较而言,《史记》之例并不能很好地代表这一义项,故而杨树达在《词诠》中将《史记》一例抽换了。

5. 书面语雅化

尽管《虚词释要》有成熟的著述体式,俨然,已具备一部著作的规模,但因此稿是作为授课之用,所以行文与成书后的《词诠》相比,略显口语化。《词诠》成书时进行了书面语雅化的润色过程。如《虚词释要》释“适”第一义项曰“适之义有同于恰也”^④;而到了《词诠》中,杨树达改作“副词,适然也。于一事实与别一事实巧相会和时用之。今言‘恰好’‘恰巧’。”^⑤可见在《虚词释要》中杨树达用“恰”来解释“适”字,而在《词诠》中则以“今言”的方式将其置于行文末处。

四、结语

汤可敬的《〈词诠〉述评》认为,《词诠》“吸收了《助字辨略》《经传释词》《马氏文通》的长处……对文言虚词的词类体系作如此全面、系统、详尽的分析,能填补某些语法条例的空白,能大量订正古人在文法认识上的讹误,这在中国文言虚词研究史上是没有先例的”^⑥。在当下语言学界,华学诚教授所倡导的“文献语言学”^⑦正日益引起学人的重视。对古代、现当代语言学著作进行基于文献学方法的研究,应当有助于“文献语言学”的学科建构与学理反思。本文即是基于考证与文本比勘的方法进行的研究尝试,通过前揭考述可以看到,《词诠》能够获得语言词汇学史经典的地位,与六年时间的不断修订完善是分不开的。作为《词诠》的前身,《虚词释要》正是这一成书过程中的重要且清晰的环节。

【作者简介】侯倩,女,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献语言学、词汇学。

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第236页。

②《虚词释要》,第21b页。

③杨树达:《词诠》卷二,第69页。

④《虚词释要》,第70a页。

⑤杨树达:《词诠》卷五,第202页。

⑥汤可敬:《〈词诠〉述评》,载《杨树达诞辰百周年纪念集》,第191-199页。

⑦华学诚:《“文献语言学”学科论纲》,载氏著《潜斋文献语言论集》,巴蜀书社,2017年,第3-29页。